

# 4998, 4999, 5000.

## 一个关于 Level 922 的传说

原作者：ImposterSussus 译者：Tide Ka

### 译者序

这是一个翻译预览版本。由于个人文化背景、知识程度的限制，所译或不准确、或偏离文章原本主旨，还请见谅。若您发现任何问题，还请您指教，可以用电子邮件发送至：[master@3qj.de](mailto:master@3qj.de) 在此首先向您的理解表示感谢。为保翻译准确，人名等暂且不译。部分文段为了保证艺术性，进行偏离原文的意译（非逐字翻译），这当中较为明显和重要的部分将用蓝色标记。

本译文采用 2024/6/8 后室 Fandom 英文版本的同名作品作为原本。原文和 Level 922 高度关联。本文的故事大意：主人公，Tommy，一位十三岁因车祸进入后室的命运悲惨者，在 Level 922 的楼梯上不断向上；并终于在第 5000 层在害怕和恐惧中，还是作出了一跃而下的决定。

（译者序结束了）

根据一个代代相传的古老传说，这一系列的我们熟知的各类楼层并非绝无可能逃出。那是一束被祝福的希望光芒，将我们从黑夜的危机中拯救。那是奇迹般的，不易使人相信的逃离这无尽廊道、痛苦折磨的机会。在第 5000 级粗犷、冰冷又隐约给人以希望台阶以后，便是虚空的边缘——有些人则说那里是现实和虚幻的地狱之间最后的隔膜。可这隔膜并非一丝不漏，而一个狭窄的裂纹，便足以让现实的厚墙壁不再那样不可穿透。这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便成了一个所有迷途者的灯塔。很多人把这一切当成一个怪谈，甚至一个某人的恶作剧。但对于那些已经支离破碎，处于深深的不解，曾经还拥有乐观精神——突然从现实坠入这张无法挣脱的巨网，在昏黄噩梦中苦苦挣扎——而现在已经一无所有的流浪者来说，这却是一个值得冒的险。

勇士不断攀登，直到那 5000 层的巅峰上，所有勇敢的流浪者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需要完成，一项来自后室这无尽迷幻和阴暗的痛苦的挑战：

跳下去。

“这个字条留给 James, Gordon, Leonidas 或任何能找到这个字条的人。如果你正在读它，我来替你概括一下它的内容：对不起。我和你一样，不想让事情变成现在这样。我深深地爱着你们，但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了。我太想回家了——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那些因为我的消失而全部离我而去的一切。我理解你们的苦心——那些关于无尽阶梯的流言可能都是荒诞的，理解你们说我是被怪谈迷了心智。我也猜想你们所说的很可能是对的。可我只是想要回家。在不影响你们生活的前提下，我会带走一点物资。求你们千万不要尝试寻找我。你们不会找到我，而只会遭到危险。再一次，我为我将要做的事致歉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三个。深爱着你们的，Tommy”  
——一张在 Level 4 找到的字条

Tommy 是擒着眼里的泪光，写完字条的最后一句话的。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：“这是最好的选择，这是我回家的路，这是一个值得承受的风险”云云。然而，他的潜意识仍在动摇，James 的话语还萦绕在他的耳

畔。他轻轻地放下笔，尽力不吵醒任何人。房间一角的旧钟上写着——4:35 A.M.。最后一次，他清点物资：食物、水、武器、电台和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全部归位后，他迅捷地拉上背包拉链，又小心翼翼地背上背包。先盥一小会儿眼，接着从椅子上不舍地站起来。他又看了一眼钟——4:38 A.M.。Tommy 蹑手蹑脚地走向大门，空气中原本的静谧几乎没被打破——没有一丝噪声表明他将要离开。空旷的、Level 4 的廊道于是便再一次映入他的眼帘，玻璃上雨点的敲打，与窗外霞光的流动仿佛融为一体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回过头去，对他挚爱的朋友们做最终的、只此一次的永别。一粒泪珠不禁滑落，他使用袖子急忙拭去。多年来，朋友们和他已经亲密无间，已经几近变成了他的家人。但，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。用一刹的时间，把一切能想到的都想遍了以后，他轻轻关上了门。他转身，整理好装束，便消失在冰冷的办公室走廊的尽头。

Tommy 抵达了位于终焉的入口。日光灯的嗡鸣、空荡荡书架的秩序和昏暗的电脑屏幕的灯光，让他的思绪平静。他放下背包，坐在墙上“结局将至”几个字旁边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单调的地毯。忽而，他抬头看向钟——现在是 6:02 A.M.，朋友们马上就会起床。他们于是便会看见那张字条。他们会有多么的伤心？对他会有多少责怪？Tommy 现在并非无所事事，他只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走到老旧的电脑前，打开它，一行冒着绿光的“>欢迎！请输入命令”的提示语浮现。看到屏幕上的提示，Tommy 转身在包里翻找他的指南。在那个文件夹的各类文件和日志上，他找到了正是他需要的 134 号文件。再次检查了一遍纸上所写的指示，他转过身去，将命令输进电脑；又转回去打开文件夹，检查了一遍命令是否正确。终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合上文件夹，收拾好行囊，有些忐忑地看向键盘，敲下了回车。

Tommy 并非没有见过 Level 922 的照片，但真实的它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支离破碎的光，让他感到眩晕，仿佛一切都是一部老旧黑白电影里，虚幻的一幕幕。他望向四周，观察自己正身处的这个无尽的阶梯。身旁的寂静，似乎更像一种震耳欲聋。向上望去那无尽，他上了一节台阶。脚步的回音于是在阶梯的螺旋中荡漾，从寂寞的连续中撕开的裂纹，又被这粗犷的混凝土结构放大。一阵阵寒意伴着这回声，侵袭着他的脊柱。终于这回声消散，而寂寞将原本被声音破碎的空气重新填满。他迈出了第二步。这一步，则是被那阶梯的狂野和结构的大胆吸引着的。咳嗽了一声，又下到第一级上，终于才意识到，已经绝对没有回头路了。只有两个选择——无聊地死去，或是奇迹地重生。甚至，他有点享受只是站在这漫长阶梯之脚，无尽地揣摩自己的结局的过程——但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方向只有一个——向前。充满了名为“悲愤”的决心，他开始了他的漫长旅程，仔细地计算着所走过的每一级台阶；倘若记错了一个数，那么等着他的只有死亡。泪水又一次涌出，但这一次没有滑落。他开始数：1，2，3，4

## ..998，999，1000.

可能走了几个小时，Tommy 走到了第 1000 级——这条道路的 20%。坐在 1001 级台阶上，他感到自己的腿正在抽搐，已经精疲力竭；撩起头发，汗水肆意流淌。但他还是稳定住自己的气息，坚定地看向前方。他打开背包，喝下一整瓶杏仁水，擦干嘴唇后又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住接下来的 4000 级。然而，他立刻摒弃了所有怀疑。他将杏仁水空瓶从此扔下，几秒钟后，整个楼层都为此回响。闭上眼，深呼吸，在少有的秩序中休憩，恍惚间他的家人似乎在向他招手，他又感到了前进的动力。背上包，他继续数

## ..1998, 1999, 2000.

Tommy 绝对是坚定的，但现在，每一部都伴着腿部传来的火烧般的剧痛。他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数数、回家、与家人团圆上。在 2000 级的里程碑，他并没有停下来休息；将数字盯得过紧以后，他便开始遗忘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意义。直到 2032 级，他终于在生理上支撑不住了，从几近歇斯底里的计数中回过神来——于是他才意识到已经走过 2000 级了。他再一次咳嗽，又喝下一整瓶杏仁水。向台阶边缘移动，望见盘旋的中央，欣赏它无穷尽的结构，似乎这重复的楼梯，能让人着魔。光与影此刻成了他的安慰。叹了一口气，又想到接下来的 3000 级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他打开包，拿出一根能量棒，打开了它——几天以来，他都在忍饥挨饿，自从敌对流浪者洗劫他的据点以来，食物一直都不充足。他只敢咬一小口；而回忆起在后室的点滴，他隐约怀疑起来：这真的值得吗？

## ..2998, 2999, 3000.

现在，他几乎已经习惯了这样走下去：为了保存能量，他走得更慢；并且以路途已经过半来激励自己。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他还是没有停下来休息——他现在已经对自己立下了一个坚持到最后一步的承诺。他数错了一步，不过立刻纠正了过来；忽而他又停了下来，打了一个冷战——他又数错了一步吗？不，不可能。这样的错误，在他这儿不可能发生，毕竟他已经对数数着了魔。焦虑一波又一波，他咬了一会指甲，眼睛不住地转。从第一次听到这个流言的时候，他从没有质疑过 5000 步便能逃离的真假；而即使这是真的，数错的可能依然潜伏在每个角落，而一次错误就足以置他于死地。一边悲叹，他一边用手捂住脸，无助地让自己的思维陷入愈发浓重的忧虑之中。但，尽管所有这些忧虑，完全合理，且十分真切；现在也已经真真切确地没有回头路了。赌局已经开始，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抛弃了据点和朋友；一切，全部都押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流言上。沮丧感笼罩下，他继续向上，反而更决绝地数道：3005, 3006, 3007, 3008...

## ..3998, 3999, 4000.

8/24/2023, 8:17 A.M.

Silver Wanderers 据点

Leonidas 像往常一样被雨点打在窗户上的节拍唤醒。他睁开双眼，将并不舒服的被子推到一边。看了看身旁，发现 Tommy 并不在——很奇怪，但并不十分让人忧虑。咳了几声，他伸展胳膊，从床上坐起来。环顾四周，他看见现在是 8:20，便下床打开了柜子。突然，他的脸色变得疑惑——很多杏仁水消失了。他又打开了一个柜子，看到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消失了。“这……奇怪了”他说出声来，难道有小偷？或许也只是他精神错乱了。先拿出一瓶杏仁水，并向杯子里倒了一些，放到桌子一边，再回头想要把 James 和 Gordon 叫醒，他发现 James 其实已醒了，正在打哈欠、伸懒腰，而 Gordon 则坐在了床上。“哦，你好”Leonidas 用欢悦的声音说，“看到 Tommy 在哪儿了没？”James 看向 Leonidas，“不，我也好奇”Gordon 这时从床上下来，没等 Leonidas 回复，“听着，他应该很好，我们都知道他喜欢探险——或许他正在塔格茨班呢？”Leonidas 摇了摇头，“这不可能。我发现我们少了些物资，如果去别的据点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”James 有些担心了。他也走向柜子，亲自看到了物资的缺少，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要拿这么多？”James 有些困惑了。Gordon 叹了一口气，“听我说，他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他不会去什么特别离奇的地方的……”Leonidas 站在房间的正中央，声音突然哽咽了，“不，老天，不，为什么……”James 和

Gordon 把目光投向 Leonidas 正在看的东西——一张字条。他们赶忙走向桌子，站到 Leonidas 旁边，“这是……Leo？”Gordon 现在也开始担忧了。Leonida 沉默了，只是让他们也看字条。几秒以后，James 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在房间里踱步，“天哪！”Gordon 伸过头去看，缓缓站起来，想要说些什么能让 James 冷静；但 James 立马打断了他。“不，我们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！他要去送死了！就为了一个破谣言！”Leonidas 仍然站在桌旁流泪。Gordon 想要让 Leonidas 冷静下来，“你看，当然，他不会通过从 5000 楼跳下来而回到前室，不过他很有可能会卡出到什么别的地方，然后——”James 打断了他，摇了摇头。“不会！因为那就是一个他妈的无尽楼梯！除此以外啥也没有！一个黑白、没用的楼梯！而且，就算，就算他确实能到什么别的地方，天知道那又会是哪儿！就我们所知到的而言，那儿就是虚空！”James 还想咆哮下去，但这次是被 Leonidas 阻止了，“或许我们可以请 M.E.G.的人去找他，再不然就是塔格——”Gordon 看了看钟，又看了看 Leonidas，打断了她，“你看，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做……M.E.G.不会这么早就派人出去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早到了那儿，已经跳了下去。而塔格茨班是一个民兵组织，而非——”James 坐到一张椅子上，开始盯着地，想别的可能，Leonidas 又开始哭。Gordon 坐到床上，面无表情地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好。过了一会儿，Leonidas 终于不哭了，用悲哀的眼神盯着墙看。三个人全部陷入了沉默，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处境。

## ..4998, 4999, 5000.

现在，Tommy 已经数出声来了。即将到达最终的最终，他的心头一面是压力，一面却是轻松。他终究还是害怕，开始了后悔，他的泪水已经被挤到了边缘。几年前，第一次在 Level 3 昏暗的走道遇到 James，Gordon 和 Leonidas 的记忆浮入脑海。那时，他就是个孩子——13 岁。他来到后室，只有 13 岁。对于即将接受的酷刑，他一概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在新罕布什尔州他坐上一辆汽车，车撞进路上一个洞，恐惧中他闭上了双眼——就是这样，再一睁眼，他就到这儿了——从他欢快的童年、他的生活中被偷走、抢走了。这当然不公平。这显然不公平！对于 Tommy 来说，只有一个东西能挽救这一切——不是“应许之地”，也不是一个富饶而宜居楼层里的据点。不是。唯一能让他心灵幸福之所只有无可比拟的家。为了回家，他愿意承担一切风险，付出所有代价，接受一切惩罚他野心的审判。于是他不再为一个据点、一个单调的楼层、昏黄噩梦里日光灯的嗡嗡作响、每个转身后恶意实体的无处不在而停留、蜗居且苟活。再也不会。他想要知道是什么邪恶的力量，不论是这个宇宙本身，还是一个全能的实体，在操纵着千层恐怖——这种力量，却没有禁锢他，却没有肢解他，却没有让他在命运面前低头。他真的做到了。现在，泪流满面地，他数到第 5000 层台阶。他坐在这一级的边缘，他的腿几乎要从身侧脱落。发出着几近愤怒的感叹，却用双手遮住泪水，极力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现在，他害怕，悲伤，后悔——并且，最烈火一般烤炙着他的——愤怒——给那个哪怕不存在的、操纵后室的力量。无数思绪冲进他的脑海。会的，一定能重见他的父母，尽管他们的声音，在他脑海里都模糊；会的，绝对会重见他的姐姐 Ashley，一并有无尽的打打闹闹、无关紧要的争论；会的，肯定是一切的开始——是团圆、是回忆——是夺回他逝去的所有时间的机会。他看到了！他看到了记忆里的那个故乡，时间上久远却在心灵上温馨。那里的所有记忆像匕首，刺向他的心口。回过神来，他会问：“如果，这是假的呢？”但又会立刻拒绝回答。到这一刻，他已明白了所有：如果，从神圣庄严的第 5000 级台阶上，一跃而下——那么，其实又无关紧要——要么回到现实，要么就此死去，都是各自的一种离开。接着，他便站了起来。

他便站了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像在那辆汽车上一样，闭上了眼。毕竟，并没有什么变故，在踏上这无用而单调的台阶的第一刻，一切便已注定。

.....并没有什么犹豫，Tommy跳了下去。